西夏書事

西夏書事卷四十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嘉定二年金主允濟大安元年蒙古太祖四年夏應天四年春二月朔

太白晝見

其光經天

三月蒙古兵入河西大都督府主高逸死之

金叛人李藻田廣明等勸蒙古伐金蒙古主恐夏國議其後先舉兵出黑水城北由兀剌海關口入河西安全遣世子承禎爲主將以大都督府令公

高逸爲副元帥督兵五萬禦之大敗逸被獲不屈
死
夏四月兀剌海城降
蒙古兵圍城豐州人謝睦歡勸守將出降太傅西
壁氏率兵巷戰被俘
秋七月破克夷門
克夷爲中興府外衛兩山對峙中通一徑懸絶不
可登爨習時嘗設右廂朝順監軍司兵七萬守之
安全聞蒙古兵深入遣嵬名令公復率兵五萬以

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馳下擊敗之相持兩月備漸弛蒙古主設伏以待遣遊兵誘之入伏獲之遂破克夷

圍中興府九月引河水以灌城

蒙古主引兵薄中興府安全親督將士登城守禦蒙古兵不能破會大雨河水暴漲蒙古主遣將築防遏水灌城居民溺死無算

冬十月遣使乞援于金金人不應

中興受圍月餘安全遣使至金乞援金羣臣皆曰

西夏若亡蒙古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

按是時蒙古兵三入夏矣夏弱則蒙古強于金亦有不利焉乃金主以兩國相爭爲福是豈知脣亡齒寒之義哉不特啟夏人之搆怨而金之亡于蒙古亦于是決矣

十二月河隄決蒙古遣使諭降安全納女請和

河水久灌城址將圮會外隄決水勢四潰蒙古兵

不能支遂解圍退已遣其太傅訛答入城諭降安全乃納女請和

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夏皇建元年春三月嵬名令公自蒙古還

太傅西壁氏病死嵬名令公被囚蒙古主數使人諭降不聽日居土室中蓬首垢面食惟粗糲志不稍屈及安全請和聞令公未死遣使以禮請乃縱還

秋八月攻金葭州

金隴外十州地介宋夏之閒與諸蕃雜處素無重
鎮戍守安全怒金不發援兵遣萬騎攻葭州以報
之
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夏皇建二年春正月使賀
金正旦
夏使朝辭金主賜衣帶外又賜貂裘二無則使者
代以銀三錠副代以帛六十疋至是金主並削之
禮臣請不許
三月有黑氣起北方

廣若長隄內有三白氣貫之如龍虎狀

夏五月黑塔坦國攻河西禦之敗績

塔坦之先與女眞同類有黑白二種時黑塔坦王

白厮波强盛兼併諸族地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安

全親率兵拒戰大敗失其公主遣使請以臣禮事

塔坦方退自是國勢益衰

按

黑塔坦爲西蕃別種乃蠻夷之最賤者安全

旣失其女復乞爲臣辱國甚矣

秋七月齊王遵頊立改元光定

遵頊于是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改皇建二年爲光定元年　史臣曰遵頊之立也較安全卒前一月安全有子承顧不得嗣金衛紹王無實錄莫得其故也

按遵頊之立史不詳其故然前安全死一月安全有子不得立是可疑也故書立書改元與安全文不甚異以見安全之位如是得亦如是失出爾反爾徒受大惡之名而已

八月安全死

年四十二于是月五日卒在位六年改元二謚曰
欽穆皇帝廟號襄宗墓號康陵
按
安全書死不書卒篡逆之人不得正其終也
與前書趙保吉同
論曰安全派惟支庶爵重宗藩妄肆奸心篡奪
君位律以天討罪豈容誅況在位六年無善可
紀見蒙古之强納以女背金源之德加以兵𨘬
恥寡恩曷足挂齒然止能及身而不能傳世則
有天意存焉

遣兵犯金東勝城

金界西出天山外包東勝直接夏境遵頊遣萬騎圍之勢危甚金西南路馬軍萬戸紇烈石鶴壽救之突圍入城乃解

按書犯罪遵頊也夏與金搆兵莫甚于遵頊觀于嗣立伊始即啟爭端何怪後日紛紛乎

冬十一月侵金涇邠二州圍平涼府

慶陽德順平涼皆陝西重地金人恃西邠爲阨塞自夏兵屢至諸州皆繕城積粟團結士兵爲備遵

項聞蒙古兵直入中都以兵萬餘擾邠岐金陝西安撫使檄同知轉運使事韓玉募兵萬人赴援夏兵不勝之劉祁歸潛志云玉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華亭疑華州之誤考金史韓玉傳不言其地時遵頊圖平涼聞玉引兵抵北原疑金軍大至遂解圍

附 金史蒲察鄭留傳大安二年知慶陽府三年夏人犯邊擊走之攷衞紹王紀夏人犯慶陽在至寧元年六月不在大安三年疑傳有悞

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夏光定二年春正月使賀

金正旦

遵頊遣使如金賀正故事夏使至金互市于會同館時金有貴戚與使人貿易監察御史聶天驥奏其事金主禁之令夏使速回

按西夏賀金正旦使止此

三月金使來賜封册

金兵與蒙古戰敗績于渭河堡遵頊乘其敗頻侵邊境而金封册使仍至

攻金葭州

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御之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謝封冊
遵頊志與金搆難受冊久之始遣使謝而賀正使
仍不遣
嘉定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宣宗珣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夏光定三年春
三月太陰與太白並見
相去僅尺餘
夏六月侵金保安州破之圍慶陽府
保安既破獲州刺史殺之又犯慶陽殺其同知府

事等官知慶陽府蒲察鄭留出兵力戰乃引歸

秋八月破金邠州降其節度使烏林答琳

答琳尙金鄜國公主爲靜難軍節度夏兵攻城答琳中風不能戰遂降金主遣通事張福孫來視答琳公主以其狀付福孫福孫還以聞金主諭夏國善視之

冬十一月攻金會州敗于窄土峽

遵頊知金主永濟被弑國中大亂出兵突攻會州金都統徒单醜兒引大軍拒戰于窄土峽副都統

烏古論長壽先登陷陣夏兵不支走東關堡再戰復敗

十二月破鞏州執節度使夾谷守中殺之于平涼城下

夏金接壤之處雖多溝坂並無長河大山爲屏蔽金人向恃陝西弓箭手善戰禦敵夏國畏之及徙屯他所遵頊以數萬騎攻破鞏州執守中脇降不屈載而西進圖平涼使其至城下諭降守中呼城上曰夏人矢盡且遁慎勿降夏兵交刃殺之按察

副使盧庸登陴拒戰矢盡募人取夏兵所射城上箭以濟夏兵不能克

附　金史蒲察鄭留傳至寧元年知平涼是時平涼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收潰卒為拒守計夏兵乃退按至寧盡九月平涼被兵在夾谷守中傳已云至寧末此更不知何時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夏光定四年秋七月遣使入西和州請會師圖金

左樞密使吐蕃路招討使萬慶義勇遣書僧減波

把波等賫蠟書二九至西和州之巖昌砦議夾攻金人圖復侵地制置使董居誼初入蜀恐其詐不報訊遂中絕

按夏自安全卿失援之憾搆怨于金遵頊繼之平涼鞏會問無歲不擾而又力弱勢衰不能得志因思假宋兵威以逞其忿何嘗爲中國計哉況戎性輕忽勝則爭趨敗則四潰觀後日犂秦之役進退無恒夏可用宋宋不能用夏絕之未爲不是續綱目發明以夏之請師爲向義宋之

不報爲失策是徒論其理倘未揣時勢立言也

八月攻金慶原延安諸州

初遵頊令歸國人喬成賫書于金言邊吏侵掠乞加禁戢金主知其飾辭不荅遵頊卒衆攻掠諸州金主令有司移文責之

冬十一月援金叛人程陳僧于蘭州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聚衆叛敗金人于龕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殺九起兵拒陳僧來乞援遵頊以兵三千應之

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夏光定五年春正月攻金環州金使來謝不可進圖積石州

先是夏兵掠武延川金邊吏亦稍侵夏境以報遵頊怒遣兵攻環州金主命治邊吏罪以謝遵頊不可進圖積石爲都統姜伯通所拒不克而還

二月破安鄉關復攻環州

金都統曹記僧萬戶忽三十禦之不得進再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敗之境上

秋九月金討叛人程陳僧復以兵援破西關堡圖第

五將城

初金主議伐夏國陝西宣撫使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及出兵應之悉遁去葢爲我有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可輕舉金主從之遣河州提轄曹記僧通達軍節度完顏狗兒討陳僧以絶內援遵頊出師赴救與金兵戰互有勝負已以輕兵襲破西關堡圍第五將城與金萬戸楊再興相持數日而解

按
討而書援罪援者也
冬十月攻金保安延安不克圍臨洮府破之
夏兵攻保安與都統完顔國家奴戰不勝再攻延
安又爲戍將所敗乃合右廂精兵八萬圍臨洮金
陝西宣撫副使完顔胡失剌來援夏兵伏渭源堡
擊敗之執胡失剌遂破臨洮
攻勢羊砦
夏兵侵金不已金主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使
夏人入寇有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授于

是金兵皆力戰夏衆數萬攻綏德之克戎綏平皆敗又攻熟羊砦陝西副統軍移剌塔不也以兵萬人拒戰遂郤

十二月合金叛將程陳僧兵攻臨洮府敗績

初遵頊破臨洮不守金將陀滿胡土門修復其城陳僧遣使請攻遵頊遣兵數萬合陳僧兵復圍臨洮扼渭源堡內外不通者半月城中衆不支衆心危甚胡土門日勉以忠義皆自奮偵城中爲夏內應者二十人悉斬之擲首城下夏兵四面力攻胡

士門繼兆士夜襲營壘夏兵亂金兵乘之大敗

圍定羌州

爲金防禦使納合蒲刺都所敗

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夏光定六年夏四月葩俄

族都管汪三郎叛降于金

葩俄向屬夏國金陝西行省都元帥僕散端遣納

蘭伴僧賫諭招之汪三郎與臨洮茶黎五族都管

青覺兒積石州都管章羅謁蘭冬鐸精族都管阿

令結等相繼叛附于金金主命優給之賜汪三郎

姓完顏氏後力禦夏兵爲金名將

五月修河橋以窺來羌城金兵焚之

遵頊潛于來羌城之界河起修折橋以通兵路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贇不遣兵焚毀之俘斬甚衆

諜者陳昂入金被獲

遵頊復圖臨鞏進取長安使昂入金界探事來遠鎭將獲以聞金主命陝西行省嚴備之

秋閏七月金兵襲阿彌灣

夏與金屢啟兵端而奏報尙用金號是時移牒尾

署大夏光定六年鄜延路上之金主封還原牒命
慶陽總管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砦環州刺史完
顏胡魯出環州兩路進攻邏𩑈點集諸軍戒不與
戰金主恐有詐諭諸軍勿輕進惟提控完顏狗兒
兵由蘭州西關堡招降舊部曲九人掩襲阿彌灘
殺將士數百人
八月攻金安寨堡
金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自延安遣軍援之夏
兵敗復戰于鄜州之倉曲谷亦不勝

掠結耶觜川不克勒兵攄車兒堡

金右都監完顏賽不拒之退據車兒堡再戰又敗

九月連蒙古兵攻金延安府及代州遂破潼關

遵頊數戰不勝遣人與蒙古連兵攻延安代州等郡殺經略使奥屯醜和尙進犯潼關金西安軍節度使尼龐古蒲曾虎戰歿關遂破

按蒙古夏之仇也金夏之鄰也與鄰爲仇而與仇爲比書以見其不智

冬十一月圍金定西城

遵頊既破金兵復遣騎四萬餘突圍定西肇致攻具志在必取金提控赤盞石喜與節度使楊斡烈率兵鏖戰夏兵被斬者二千餘級失馬匹八百器械無數

十二月金兵攻鹽宥夏諸州

先是金主與皇太子議伐夏以右監軍陀滿胡士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諸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剌塔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遵頊分道出兵拒之金兵不能進

殺金守臣劉德基

德基金貞祐初進士守官邊邑夏兵攻其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旁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遂被執遵項脇之跪不屈有故人從旁解曰此人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吾豈狂耶繫諸獄他日召問德基終不屈大罵曰吾豈苟生者哉遂殺之德基殉節地與時皆不載本傳僅云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故附于貞祐之末

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夏光定七年春正月從蒙

古兵侵金敗于寧州

遵頊以三萬騎從蒙古兵自三門析津北渡犯金平陽金尚書右丞胥鼎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合兵夾攻蒙古大敗夏兵走還道經寧州慶陽總管慶山奴伏兵邀擊又敗金右都監完顏仲元請乘此兵勢出夏國不意諸道並進必克與靈金主命尚書省議之不果

按上書連兵猶夏爲政此書從侵則權在蒙古矣自古已力不足求助于人未有不爲人役者

況强如蒙古乎夏之不智洵不誣矣

蕃族福山以俘戶叛降于金

金除福山爲同知澤州軍州事

夏五月圍金大北岔

金都統紇石烈猪狗掩擊敗之

六月復援金叛人李平于蘭州

蘭州當金夏之衝金水軍千戶李平苦提控蒲察

燕京貪暴殺之以叛遣使至夏陳可取狀遵頊令

兵應之已而平脇其徒張㞑俱行㞑以計執平等

夏兵乃還

秋七月犯羊狠砦

先是金主欲與夏國議和右都監慶山奴言夏國必不肯和徒見欺耳遵項聞之戒將士無犯金境久之不果卒兵攻黃鶴岔金右都監完顏閭山拒卻之轉圍羊狠砦與都統黨世昌戰提控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乘夜斫營遂解圍駐兵扼險以待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銳兵及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擊不支而退

九月攻克戎砦

金安定堡總押李公直襲夏兵于馬家平遵頊怒

掠綏德之克戎砦都統羅世暉率兵拒之

月犯東井

西扇北第二星

冬十月金兵襲鹽井殺戍卒三百人

金人伐宋觀察使楊沃野左都監白撒將兵五千

出豐州至鹽井故城夏兵三百據其地沃野等襲

之盡殲焉

十二月蒙古圍中興府國主走西涼

夏與蒙古自納女請降合兵攻金遂爲役屬繼徵發日多不堪奔命禮意漸疎蒙古主怒渡河來攻列城不能禦直抵中興府圍之遵頊命太子德任居守已出走西涼已而遣使請降蒙古兵退始還

遵頊出奔宋金二史夏國傳不載元史太祖紀在十三年而不月太祖十三年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氏通鑑續編薛氏宋元通鑑皆在嘉定十一年十二月考金宣宗紀興定二年年正月乙酉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錢大昕養新錄云夏與金相去遼遠金人于是年正月已傳聞知之則必是前一年事

按國君播越之辭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遵項以一國之主不能發憤自强又不能效死勿去其尚有君道乎

西夏書事卷四十終

西夏書事卷四十一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夏光定八年春二月以秘書監蘇寅孫爲樞密都承旨

寅孫風姿奇爽少力學善屬文以世蔭授秘書監剛正不撓遇事敢言無所忌見遵頊與金搆兵數勸修好共拒蒙古至以涕泣爭遵頊知其忠擢之

三月遣金書請復互市不許

遵頊遣書金之綏德葭州乞復互市以尋舊盟慶

山奴以聞金主不許

按金夏禍結十餘年兩國之信使不通邊民之市易俱絕其害可勝言哉幸而遵頊厭兵願通和市金主苟允其請從此講好釋怨互相爲援蒙古不敢輕視夏且不敢正視金矣顧失此不圖後雖悔之不可及已

夏五月攻金鄜延二州

遵頊因互市不許以步騎三千引蒙古兵由葭州入鄜延金元帥左都監慶山奴自鄜州發兵逆戰

于馬吉峯夏兵被斬數百級失首領二人

秋七月侵龕谷砦

金提控夾谷瑞率副將趙彷拒戰不勝而還

冬十一月敗于質孤堡

夏國與質孤接壤遵頊遣兵久屯其地以窺龕谷

金夾谷瑞潛兵擊敗之（金史夏國傳興定二年七月夏人犯龕谷夾谷瑞趙彷敗之追至質孤堡考宣宗紀興定二年七月辛未夏人犯龕谷提控夾谷瑞擊走之甲午復犯龕谷大破之十一月戊子夾谷瑞敗夏人于質孤堡自是兩事）

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夏光定九年春二月復

遣使入四川請會師圖金

金主議遷都長安先遣左都監赤盞石喜以重兵備鞏州遵頊畏其偪令樞密都招討使甯子寧忠翼赴四川請兵夾攻秦鞏制置使聶子述俾利州路安撫丁焴荅書許之飭將吏嚴軍以待子述尋罷去不果

閏三月復請和于金不許襲葭州之通秦砦破之

通秦砦舊名昇囉嶺本夏國地神宗元豐五年收復靖康中沒于金遵頊復令統軍司移文金之保

安諸州有保境息民語慶山奴上其辭金宰臣言
鎮戎靈平近耗夏人數犯疆此文正緩我耳宜嚴
備以破奸謀遵頊見金不荅以兵襲破通秦砦殺
刺史紇石烈王家奴等旋棄之歸

按書復請見改過也書不許譏失策也夏人悔
禍再請息兵金疑其詐置之不荅遂使葭秦之
間兵戈塗毒謀國如是不亦拙乎

夏四月取通秦堡金都總管慶山奴復之

通秦堡舊名精移堡在通秦砦北遵頊以二萬騎

破之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赴援夏兵逆戰不勝棄堡走已復進兵取之慶山奴自將兵來攻夏兵破斬五千級餘衆由葭蘆川遁回金史夏國傳興定三年閏月夏人破通秦砦納合買住擊之由葭蘆川遁去考宣宗紀興定三年閏三月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砦四月乙酉夏人據通秦堡時地事各異傳混爲一誤

五月金人侵隆州

夏兵屢犯通秦金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完顏合達偵知國中無備出兵由安塞堡襲之至隆州城中步騎二千出戰而敗合達進薄城下破西北隅會

日暮引退城得全

按前書伐茲書侵不予金之伐也夏人兩次請和金人不許反肆攻圍豈義兵乎

六月攻金威戎砦

金陝西黑風晝起有聲如雷地大震民居坍損威戎砦城圮勇甚遵項乘隙襲之知威戎事商衡率蕃部士豪守禦甚力攻七日不能克

冬十一月歸金嵐州倉使張祐

金明昌中夏破嵐石諸州獲祐脇之降不從羈于

銜頭至是求歸遵頊縱遣之

按歸者順詞也夏自請和不許中間雖啟兵端然歸其所俘則猶有修好之念焉書以予之

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夏光定十年春正月復遺書四川請會師圖金

丁焴兩以書來許合兵攻金而師不出甯子寧遺書復申前說責以失期

二月攻金鎮戎軍

先是金主令有司移牒詰責遵頊荅語不遜金主

又令詞臣草牒折之遵頊怒以兵圍鎮戎數日而解

三月歲星犯輿鬼

入積尸氣

夏四月攻金新泉城敗績

遵頊遣兵千人駐鹿兒原金左都監赤盞石喜遣提控烏古論世顯率偏師逐之已而以千五百人攻新泉又爲都統王定所敗

金兵入宥州圍神堆府

金慶山奴兵侵宥州守將禦之敗退守神堆府金兵穴其城方登陴遵頊遣援師至與慶山奴戰不勝被斬二千餘級金兵獲雜畜三千餘而去

五月四川宣撫使安丙使以書來

定議夾攻金人使以書報

秋八月破金會州降其將烏古論世顯金遣使議和不可

遵頊遣萬衆圍會州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碧出入陣中金同知平涼府事郭祿大引矢一發殪

一矢貫人兩手于樹夏兵憤併力攻之城遂破擒祿大憐其技囚之守將烏古論世顯降關右大震金主命陝西行省與夏國議和遵頊不從

按金人此舉辱國甚矣遵頊兩使議和金不一荅直待名城屢破兵力難支方思修好無論夏人不從卽幸而肯從其與春秋城下之盟相去幾何耶

進圍定西州與節度使烏古論長壽戰不克

遵頊以兵三萬復犯龕谷爲夾谷瑞所卻乃從高

峯鎭圍定西環城爲柵執烏古論世顯至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卽殺汝弟長壽不顧偕刺史愛申阿失刺提控溫敦永昌分兵出戰夏兵退走失馬仗甚衆

九月破西寧州再圍定西

夏兵畧綏平砦安定堡進攻西寧金行元帥府事赤盞石喜發兵救未至夏移兵臨洮烏古論長壽先伏兵五千于定西險要聞夏兵逆戰不利會西寧已破併攻定西金史宣宗紀興定四年九月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己酉夏人陷

西寧州而烏古論長壽傳則云已破西寧乃犯定西傳紀不合長壽力擊不退攻益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

侵金鞏州戰敗會四川都統程信軍攻之不下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獻計曰鞏州帥府所在破鞏州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下遵頊從之遣樞密使甯子寧嵬名公輔率兵二十萬攻鞏州金行元帥府事赤盞石喜遣兵拒敵一日十餘戰夏兵退回南岡尋以精騎三萬傅城石喜出城奮

擊夏兵敗副將劉押甲玉等被擒子寀遣使入四川趣師宣撫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統程信督諸將張威王仕信分道進兵克來遠鹽川兩鎮及定邊城會于鞏州城下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合攻不克殺傷者萬計遂焚攻具拔柵自安遠砦退師石喜先伏甲要地邀擊之夏兵失亡甚衆

冬十月程信約攻秦州不從

子寀既退程信邀之共攻秦州不從信自伏羌城引回 黃震古今紀要安丙約夏人合攻秦鞏夏兵爽約不至我師敗績與宋史異

按嗚呼觀于鞏秦之役竊歎夏智而宋愚也鞏州自古用武地東上秦隴則雍岐之肩背捄南下階成則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會則河湟之要領擧是故唐入長安即遣軍徇定隴右而秦涼之藩籬于以摧破宋人議復河湟置通遠軍以經略之熙河遂爲內地葢隴右之都會關輔之要衝也而其地又北界大河直接賀蘭山後金貞祐中夏得之不能守至是以二十萬衆會合宋師志在必取然取之宋不能有也爲其鄰

于夏也若鞏既不克則秦州隔在東南與宋之川蜀相接夏人何取乎信等見其自安遠退師欲邀之共事不智甚矣雖然是役也幸而師出無功假令鞏秦並下則夏與宋且以兵爭西土之憂方大耳

十一月殺金會州刺史郭祿大弟蝦蟆逸還

祿大兄弟被拴誓死不屈已而同謀歸金自拔髭鬚以改狀貌事覺祿大被殺蝦蟆逸還

十二月攻金綏德州

夏兵攻綏德大軍駐𢹂天山金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將兵來援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會于山巔夏騎數萬傅山而陣合達縱兵分擊澤先登夏左軍退右軍亦敗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夏光定十一年春二月侵金摟鬼堡

金人議取會州尚書右丞把胡魯力諫兵未發夏兵已由會州入境陝西行省元帥白撒設伏險要以拒鄜延元帥府亦伺便出兵綴于後夏衆不敢

進旁攻搜嵬堡爲寧遠節度夾谷海壽所敗

三月破來羌城金人復之

遵頊因金叛人竇趙兒之誘遣兵破來羌據之金將孛术魯合住以重賞誘脇從人爲内應督兵攻拔之夏兵不能爭

蒙古將木華黎渡河而西秋八月遣將犒之屬以兵

木華黎引兵由東勝州涉河而西夏河西諸堡悉降遵頊懼遣監府塔海宴之河南使塔哥甘普等以兵五萬屬焉

夏五月吏部尚書權鼎雄卒

鼎雄涼州人天慶中舉進士以文學名授翰林學

士安全簒逆棄官入青巖山不出遵頊立召爲左

樞密使嘗奉使謝金横賜與接伴爭相見儀金人

服其論正及進吏部氣宇肅然抑僥倖拔淹滯雖

在亂離中無敢干以私者

秋九月縱兵入鳳州請會師伐金

自安丙納夏國之請會攻秦州夏國不肯共事遂

有皁郊之敗後丙回利州安撫使崔與之戒邊將

自後毋輕納夏使是時遵頊遣百餘騎突入鳳州邀守將請兵伐金與之使都統李沖來荅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乃不復言

按會師伐國大事也不以使通而以兵脅書以見遵頊之無禮

冬十月復遣將會蒙古兵于綏德州

木華黎與塔哥甘普引兵取金葭州進攻綏德破

馬蹄克戎兩砦再使徵兵遵頊遣大將迷僕帥衆

會之迷僕使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

見吾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王命不敢即拜引

衆先進

十一月攻金安塞堡敗績

迷僕兵至安塞堡圍之金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

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謀曰今先破夏人比北方

兵至則易爲力矣于是潛軍裹糧倍道疾進乘夜

襲之夏兵無備潰走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

討巳木華黎引大軍至迷僕賚馬而拜合圖延安
合達等力拒不能克
十二月侵金龕谷砦及定西積石諸州
初金主議合諸蕃族兵討夏國令臨洮路總管女
奚烈古里間左右司都事趙梅等撫諭于是喬家
丙令族溪哥城諸蕃與先降族酋願助兵十萬西
取興靈遵頊聞之先發兵數十萬分三道以攻諸
城金之邊境悉爲殘破
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夏光定十二年春正月

破金大通城二月金兵復之

大通鄰接夏境遵頊遣兵攻破之起浮橋通兵以窺鄜延金主令河西蕃部寺僧入城爲內應召陝西行省元帥白撒授以方略命發兵襲浮橋出鎮戎直趨西涼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出環州別遣將取大通出溪哥路略夏地以報三道之役白撒同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率兵入境夏兵千餘遇于踏南寺敗走遵頊急分大通守兵七千扼浮橋與白撒戰大敗溺死者幾三

千人餘衆焚橋退金兵還攻大通城守單弱內應中起遂爲所克

三月與金兵戰于汞木嶺敗績

夏兵數千騎入金界至汞木嶺遇金將李師林兵敗還

夏四月河西將甘卜叛降蒙古

甘卜張掖人姓野蒲氏爲夏國世將見蒙古勢盛率所部走降蒙古主以其兵隸蒙古軍籍仍以甘卜爲千戶主之

六月蒙古來假道攻金

蒙古木華黎同右都監石天應圖金陜西諸州遣使假道遵頊許自東勝州渡河進兵

秋七月金積石州蕃族來附

積石諸蕃族見金兵屢敗求附夏國遵頊受之

八月彗星見

出西方兩月而滅

九月攻金德順城破之大掠神林諸堡

積石州蕃族既叛金使鞏州提控尼龐古三郎率

兵討擊夏兵赴援不及遂攻德順破之進掠寧安砦及神林諸堡

冬十一月蒙古約取金延州不果

初木華黎渡河取金葭州令石天應以勁兵五千守之天應欲乘勢定關右發國書約夏國取延州自移軍趨河中已爲金兵所敗天應死夏兵不出

十二月從蒙古兵攻金敗于質孤堡

蒙古約夏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陝西至質孤與蘭州提控唐括昉兵戰不勝大金國志云興定六年是歲蒙古由回鶻往攻

西夏西夏遂亡其說失考

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夏光定十三年春正月遣將從蒙古圍金鳳翔不克引衆先歸

遵頊起步騎十萬合木華黎兵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皆立營柵攻城甚急金行元帥府事赤盞石喜與同知臨洮府事郭蝦蟆登陴捍禦夏首領共據胡床坐濠外指揮自若蝦蟆持弓矢伺一將舉肘時一發中腋下甲不掩處諸將大駭知不能克遂不告木華黎引衆先歸

按夏爲蒙古前驅書會書從不一而足茲書先歸誌隙也自是以後夏不復與蒙古合而蒙古滅夏之志亦于是決矣

夏四月幽太子德任于靈州

遵頊欲使德任率師侵金德任諫曰彼兵勢尙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出兵

按太子國之儲副非大罪不輕幽廢德任見父

窮兵固諫不聽乃乞避位非欲以身感悟其父

乎遵頊不以爲賢反以爲罪嗚呼秦政逐扶蘇

而二世亂隋文廢子勇而一傳亡拓跋氏之衰

詎有異耶

五月大旱

興靈自春不雨至于五月三麥不登飢民相食遵

頊點兵不能遽集

六月侵金隴安軍

夏國連年用兵金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敝伐之

陝西行省元帥白撒以爲不可惟宜繕兵爲備會隴安節度使完顏阿鄰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遵頊遣萬騎攻之十餘日掠人民五千餘牛羊雜畜無算

秋七月破金積石州降其羌界寺族

遵頊令親軍萬人攻積石破之羌界寺族多降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蒼那僧奔鞠等拒而不從

八月熒惑入輿鬼

掩積尸氣

誘金陰坡族叛

陰坡族之骨鞠門等遵項遣人誘之叛附金元帥夾谷瑞發兵討破之夏兵不能救

九月朔日有食之

食既色淡無光興慶府城外大風拔木

冬十月蒙古兵圍積石州五日而解

蒙古以鳳翔之役惡夏無禮遣將攻積石州積石西蕃溪哥城地金夏兩有其名然宋史積石軍所屬一砦兩堡金史城一砦三堡三界至不甚相同俟考

四出抄掠逾旬聞金人圖其後解圍去

罷御史中丞梁德懿

蒙古兵雖退國中荒羸殆甚遵項猶集十二監軍司兵圖金鞏州德懿上言天人之道理自相通國家用兵十餘年田野荒蕪民生塗炭雖婦人女子咸知國勢瀕危而在廷諸臣清歌夜宴舌結口拑太子以父子之親憂宗社之重毅然陳大計獻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廢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變異歲告災祲臣望主上撫恤黎庶修睦鄰邦召

還青宮復其儲位庶幾臣民悅服危者得安遵頊惡其言直面詰之令致仕德懿雖世胄性恬退歸後十餘年逍遙山水而卒

十一月金人取會州

金鞏州元帥田瑞與通遠節度郭蝦蟆議復會州蝦蟆親率騎兵五百衣皆赭蔽州之南山而下城上猝見驚以爲神有舉手于懸風板者蝦蟆射之手與板俱徹凡射死者數千人兵民震恐出降

十二月國主傳位于子德旺

蒙古數遣使譙讓遵頊懼遜位于次子德旺自號
上皇

按昔唐元宗之禪位太子假鴻名以維繫人心
正國本以號召天下實勢所不容已者今遵頊
未聞有是徒以蒙古兵深思委責于子直書其
事而不足取意自見

西夏書事卷四十一終

西夏書事卷四十二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夏乾定元年春正月裕陵泰陵災

草木皆流血德旺遣官禳之二十日止

二月結漠北諸部兵以拒蒙古

德旺聞蒙古王征西域未還遣使結漠北諸部為外援陰圖拒守計諸部出兵應

夏五月蒙古兵圍沙州不克

蒙古主自西域還聞夏國有異圖自將兵由河外攻沙州逾月不下遣部下兵夜穴城以入守將籍辣思義納火穴中蒙兵多死思義城守如故

秋九月蒙古破銀州

蒙古久攻沙州恐銀夏出兵赴援遣大將孛魯黑馬等分兵攻銀州監府塔海出戰兵敗被俘斬首數萬級獲生口牛羊數十萬銀州遂破

按蒙古之強非夏力所能制德旺嗣立之初郎誘諸部使爲我用可謂得勝算者乃事機不密

反爲所乘是天祐蒙古耳豈謀之不臧耶書以

惜之

冬十月奉表修好于金

夏自宣和末臣金八十餘年鮮兵革事自蒙古之

圍金人失援以致搆難十年一勝一負兩國精鋭

俱盡至是蒙古勢益强夏國西北疆埸日削德旺

用右丞相高良惠謀遣使如金請修好

按睦鄰修好春秋善之况夏與金世爲與國哉

然當金兵未弱己力未衰合之則可以捍蒙古

乃于困敝之極方始請和鷸蚌之爭將解兩虎之力已傷卞莊漁人旋制其後矣嗚呼若德旺者智勝其父而生不遇時良可惜已

十一月遣使蒙古請降沙州圍解

德旺聞銀州不守漠北諸部潰散遣使詣蒙古軍前請降許以質子爲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圍城中堅守半載軍民困乏食牛羊馬駞殆盡

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夏乾定二年春三月蒙古使來責任子不遣

蒙古遣其臣孛秃至夏國責遣質子德旺猶豫未決右丞相高良惠言兩國相交忠信爲主彼强吾弱勢難背言宜擇宗室之賢者加以王號錫以車旗俾結蒙歡庶幾稍紓國患德旺曰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敵任子一往受其束縛後悔何追樞密使李元吉曰蒙古虎狠雖恭順不違猶恐咆哮其性若反覆無恒是自啟兵端也況金勢寖衰自守不支焉能濟我耶德旺不聽謝孛秃遣回

按自古會不信而有盟盟不信而有質許以質

而不遺則降亦不足信矣德旺不愼許于前而
輕悔于後不適以速之禍哉

夏六月太白晝見

與日爭明德旺求直言殿中御史張公輔疏陳經
國七事一曰收潰散以固人心自兵興之後敗卒
旁流飢民四散若不招集而安撫之則國本將危
臣願勞來還定計其室家給以衣食庶幾兵民樂
業效忠狥義靡有二心二曰堅盟信以紓國難蒙
古孛禿去時堅請三思再議今爲時半載未見兵

臨或者尚深觀望急宜遣使納質以示忠誠俟彼師出無名我得徐爲善後臣知言而無補然非此無以弭患也三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銀州失守河西諸險與敵同之千里之内樓櫓斥堠蕩然無存宜乘北兵暫去繕隍浚濠無事則安堵堪資兵至則扼險可守若任其如入無人豈不殆哉四曰明軍政以習戰守國家向有綏宥諸羌藉以立國嗣爲宋金控擾兵勢寖衰今惟料瓜肅精强與靈勁勇明賞罰計功能委之宿將親臣量敵爲進退覘

地爲攻守或者積衰之後可冀振興五曰聯烽堠以立應援自金源開隙使介不通往來禁絕越人視秦肥瘠無關致蒙古乘隙屢肆兵凶今宜遣使與金約和兩國各置邊烽設偵候此舉彼應彼困此援我兵氣壯敵亦不敢正視矣六曰崇節儉以裕軍儲國經兵燹民不聊生耕織無時財用並乏今將宮中府中浮靡勲臣戚臣賞賚去奢從儉以供征調之用則糧足而兵自强耳七曰親利便以破敵勢蒙古距國千里初來不拒繼與連兵俾

險阻旣明道路盡熟若不出奇奮擊何以示我兵威議者以王城可守任其連破州郡是猶心腹之疾先起手足可不急爲療救乎今聚境內精兵猶可數十萬果能鼓勵士氣效命一戰客主勢殊應無不勝若狐疑滿腹首鼠兩端亡在旦夕矣德旺善其辭切擢爲御史中丞

秋七月宗室李楨入于金

楨爲國疎族其父因國亂不仕挈楨入金應經童試中選元史楨傳後長入爲質子以文學得近太宗從征伐賜虎符授裹陽軍馬萬戶

八月遣使聘金且議和事

德旺遣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尙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于金請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謂羣臣曰夏國從來臣事我朝今稱弟以和吾不以爲辱者冀得通好以息吾民耳遣翰林待制馮延登行臺令李獻甫爲館伴僉議歲賜仲諤等多口辨延登不能折獻甫

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使兄而輸幣寧有據耶仲諤曰兄弟且不

論宋輸吾歲幣二十五萬典故具在金朝豈不知
之獻甫正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〻
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
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亦可仲諤等語塞
遂定議

附 金史交聘表正大二年十月遣聶天驥張天
綱使夏議和事攷哀宗紀秋九月夏和議定十
月無遣天驥等事而二人本傳亦不載

九月蒙古仇人赤臘喝翔昆來奔納之

赤臘喝翔昆乃蠻部屈律罕子蒙古滅乃蠻屈律罕走死契丹蒙古主索其子赤臘喝翔昆走投夏國德旺以其同仇納之給以糧糗

冬十月南院宣徽使羅世昌罷

世昌自奉使回見金勢日盛每言金援不足恃勸德旺爲自强計及納赤臘喝翔昆力諫不聽遂乞休三請方許之世昌世居銀州鄉里已破流寓龍州知國且亡譜夏國世次二十卷藏之

十一月金使來報聘

金主遣禮部尚書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
御史烏古孫宏毅來報成書稱兄大金皇帝致書
于弟大夏皇帝闕下自是夏與金脩好
十二月復與金互市
德旺遣徽猷閣學士李弁請互市往返不能決金
主命禮部尚書楊雲翼議之始定
遣使賀金正旦
夏自兵交後不復賀金正旦旦德旺始遣精鼎匭押
使武紹德副儀增御史中丞咩元禮如金行賀正

禮金主命禮臣定擬使者見辭儀注特厚之金史禮志

新定夏使入見儀金主御座羣臣小起居畢問門使奏夏使見客省與夏使副對立于幕前使者奏書揖畢對行左上露臺殿檐柱外奉書單跪閤使接書使副就拜位立閤使奏書全讀畢引使副入殿鞠躬再拜復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問兄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再拜興復位金主乃宣問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畢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聖躬萬福拜復位從左退下堦至丹墀北向立以禮物右入左出盡使副再至丹墀舞蹈不出班重奏聖躬萬福畢再拜雙跪金主遣人勞問復位謝恩再出班謝面天顏復位五拜再出拜謝送差接伴賜湯藥諸物復位舞蹈再拜引右出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丹墀立下節于堦下立齊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下節鞠躬聲喏初一拜呼萬歲又一拜呼萬歲臨起呼萬萬歲祗候引右出

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夏乾定三年春二月蒙古攻黑水城破之

蒙古主積怒夏國親將兵十萬來攻至秦川德旺遣人撤橋梁拒之蒙古宣撫使王檝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遂進兵度沙磧入河西擊散撒里特勒赤閔諸部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者數萬

三月策士賜高智耀等進士及第

智耀右丞相良惠孫見國事殷不願受職後隱賀蘭山元史智耀本傳元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弟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及

憲宗即位拜翰林學士至元五年
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卒

河西旱

河西諸州草木旱黃民無所食

夏四月蒙古兵駐渾垂山

渾垂山在肅州北蒙古主駐兵避暑兵士四出抄
掠民閒窖積皆盡

五月屠肅州

肅州守將乃蒙古千戶昔里鈐部兄堅守不下蒙
古主遣鈐部諭之降不聽及城破軍民盡屠之

故主遵頊卒

年六十四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謚曰英文皇帝廟

號神宗

論曰遵頊才堪魁士時際承祧以序以賢史不詳載然當蒙古寖強國兵衰弱計惟尋金舊好遣使連盟虞虢合而夏陽無虞趙魏交而秦兵自退否則保境息民練兵積粟不惟可守亦足自強乃約宋之使三行援叛之師再出始而失之蒙古取償金人既而欲厄金人轉從蒙古豈

知佳兵不祥黷武自及北兵再至束手無謀倉卒出奔遑遽內禪幸而天不永年父子同殞不然徽欽五國是其前車也

六月蒙古取甘州副將阿綽等死之

甘州守臣曲也怯律蒙古將察罕父蒙古主遣察罕射書招怯律且遣使諭城中降怯律將應之副將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使者及怯律全家併力捍拒蒙古主親將兵攻之城破阿綽等皆死

秋七月蒙古破西涼府

蒙古主進兵攻西凉宿衛官粘合重山執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斡扎簣力屈率父老啟門降于是搠羅河羅等縣皆不守

國主德旺卒弟子晛立

蒙古兵深入城邑盡潰德旺憂悸不知所爲發病卒年四十六在位四年改元一廟號獻宗國人立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晛遣使報哀于金金遣中奉大夫完顏履信昭毅將軍太府監徒單居正弔奠

論曰德旺身當末造時値艱危受命之初念生民之書首罷用兵納忠諫之言專尋盟好交鄰不屈經國有謀可謂能幹蠱矣無如積衰難振小善莫支戎馬滿郊財用困竭在位三年竟以悸卒滕文恐而國亡簡文危而身弑知憂患而不生亦可憫已

八月蒙古兵破應里等縣

應里與蘭州接境西據沙山東阻大河蒙古主踰沙陀至黄河九渡攻破之

九月金還所掠人口

夏國營田實占正軍一有徵調輒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曠兵後尤甚金主聞國事日蹙以前取會州時所掠人口悉縱還之

冬十月蒙古破夏州州人朮速忽里降

蒙古主選居宿衛使掌膳事

十一月蒙古取靈州克兀納剌城故太子德任死之

晛遣大將嵬名令公以十萬衆救靈州蒙古兵渡河邀擊夏兵敗走領軍佐里等戰殁遂取靈州進

克兀納剌城德任被執不屈死之有子惟忠方七歲求從死蒙古將異而執之元史主將執惟忠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及嗣王移相哥立惟忠從經畧中原有功淄川王分地以惟忠爲達魯花赤佩金符

按書故太子惆其廢也書死之嘉其節也倘其時德任不廢纂承夏緒雖未必有補于亡而守國君死社稷之義較睍之降不有光史冊耶

十二月蒙古兵次鹽州川大殺居民

蒙古主旣破諸城邑以大兵久駐鹽州川四面搜殺遺民民至穿鑿土石避之免者百無一二白骨

蔽野數千里幾成赤地

按書大殺著蒙古暴也國以民爲本取其地而殲其民與不取何異噫以蒙古之强不再傳而遂亂豈非天道惡殺而降之罰哉

進圍中興府

蒙古主遣大將阿魯朮督諸軍趣中興府睍駐兵于合剌合察兒地拒之阿魯朮兵至拒戰不克奔回阿魯朮遂作長圍困之

遣使如金請停使聘

以蒙古深入兵事方殷也

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

睍以國勢瀕危卽位不改元仍稱乾定

春正月金使賀正旦

金主遣翰林學士李蹊大理卿裴滿欽甫持國書來賀時軍務旁午館燕皆不成禮

二月蒙古取積石州謀以兵襲之不果

夏國春寒馬飢人瘦兵不堪戰蒙古主率衆渡河徑攻積石千戶按竺邇先登破之駐兵城中軍士

多患疫覗聞謀以兵襲之初靈州破蒙古諸將爭掠子女財帛獨耶律楚材取書數部及大黃兩駝是時病得大黃輒愈所將數萬人皆無恙夏兵遂不敢出

三月蒙古破沙州

蒙古主遣忽都鐵穆兒招諭州將州將僞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以待忽都鐵穆兒至伏發馬躓幾被獲千戶昔里鈐部授以所乘馬還兵擊敗夏兵遂破沙州

夏四月右丞相高良惠卒

良惠忠懇有經濟才遵頊時數論事不見信德旺立首進和金三策兩國遂脩好及德旺不遣任子力諫不納退謂人曰禍在是矣已遵頊德旺相繼卒元兵至主晛不能措一謀良惠內鎮百官外厲將士日夕拒守自冬入夏積勞成疾僚佐勸自愛良惠撫膺嘆曰我世受國恩不能芟除禍亂使寇深若此何用生爲遂卒年六十七吏民悲泣主晛哭臨其喪三城中奪氣

閏五月蒙古遣使諭降

天大暑蒙古主自龍德州避暑六盤山見夏援兵四絕猶不出降遣御帳前首千戶察罕入城諭禍福晛不聽

六月太白入東井

地大震宮室多壞王城夜哭

國主晛出降蒙古執以歸

夏兵堅壁半載城中食盡兵民皆病晛率文官李仲諤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圖籍出降蒙古主繫以

歸

秋七月至薩里川殺之

晛舉族隨蒙古軍次薩里川蒙古主卒諸將恐爲變執晛殺之晛立凡二年國亡夏自思恭節度夏綏至德明封夏王凡十一世合一百五十四年自元昊稱帝至晛亡凡十主合一百九十六年

論曰晛嗣立逾年設施少見豈史文之失載或時勢之難爲然蒙古世仇先君賫恨當其兵困興州民鑿穴處計惟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勝則

國之福也不勝則以身殉之漢之北地秦之佛念且然況有社稷之寄者乎奈何志甘屈膝願作俘囚偷生而卒不得生以覥德任之死洵有愧已

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蒙古太宗四年）夏四月夏故臣王立之隱于申州

初夏主晛遣精方匭匣使王立之聘于金未復命而國亡金主賜立之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戶是時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金環州金

主賚以金帛歸之立之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退居申州金主如所請以故官主管唐鄧申裕等處降戶仍賜上田千畝及牛具農作立之自耕食終其身焉

按古言歲寒知松柏風疾識勁草夫天地有勁草松柏則眞氣常伸國家得義士忠臣則餘芬不盡蓋血性所貫注實可以維國脉而繫人心故晉之亡也不亡于零陵禪位而亡于陶潛之卒隋之亡也不亡于煬帝東閣而亡于君素之

殞由是而降昭宣被弒唐末亡也至承業身死
而宗墟帝昰自沉宋末亡也必信國殉難而祚
絕不然姓旣更矣物旣改矣之數人者史冊猶
繫以晉繫以隋繫以唐宋何爲者旣繫之以晉
隋唐宋卽謂之晉隋唐宋末亡也可今攷夏國
之亡宗室如李楨屈膝降矣世將如甘卜率屬
歸矣貴冑如高智耀亦始拒而終臣矣他若豪
士謝睦歡术速忽里輩莫不攀鱗附翼以就功
名獨立之身辱下僚心懷故國迹其桑梓貧居

耘耔自食與晉處士夫耕于前妻鋤于後高風同千古焉西夏小邦具此亮節向非乾順仁孝重學尊儒遺澤所留焉能致此乎嗚呼宗社可夷版籍可歸惟斯忠義之氣不可以一朝滅是則强敵爲之氣索故國藉以生光者也余特書其事于篇末以見弱主雖亡其國孤臣未沒其心云爾

論曰夏自思恭定難肇錫軍名漢隱酬勳大啟土宇子孫更臣五代夏綏撫有百年盍李氏之

造邦舊矣宋興以後歷彝輿克叡繼筠屢建膚
功頻膺寵秩允茲卜世永作西藩迨繼捧歸朝
西平失緒拓跋之鬼不其餒而繼遷奮袂窮荒
稱戈漠北旣恢舊物復創新圖雖係雄謀聿由
先烈德明貌稱恭順而竊帝國中追尊父號已
非純臣元昊幼具梟姿長隆凶緒始爲逆子繼
作賊臣人盡得誅法豈容貰祿山腸潰于牀全
忠刃出于背君子謂其有餘辜焉諒祚弱而能
强秉常失而旋復天囚未欲亂夏國也斯强臣

悍后不使長其奸乎乾順享國最長拓地最廣然臣宋臣遼臣金一身而事三姓高無賴焉長樂其先導與仁孝文治有餘武備不足純佑秉姿忠厚處事優柔一見脇于權奸一受戕于宗室夏業中衰于是乎始安全親爲大逆妄竊鴻名毒甚楚圍惡彌周帶又復私懷小忿尋難同盟遵頊承之禍連不解殫其民力竭其資財兩世窮兵干戈自及天道好還理固然耶德旺時移勢去災害頻仍雖有良謀難回積弱睍也立

甫逾年身旋爲虜洵乎天之所廢人不能興已考其立國三百四十餘年專事詐虞不崇信義然能周旋五代終始遼金豈瞬息之螢光乃霸圖之翹楚倘有良史悉其遺事勒爲成書果紀傳表志俱詳則禮樂典章具在容可作千秋之法戒豈特備列國之史乘已哉

西夏書事卷四十二

跋

士生數百載後欲追述數百載以前事備一國之紀成一家之言若非淹有三長旁通百氏葢戛乎其難之西夏與遼金並雄西北享國較長祇以地雜羌戎蕃書紀事掌故失傳迄今五百餘載文獻無徵成書罕覯于此而思薈萃叢殘補前人所未逮夫豈空疎佔畢之儒所能漫操鉛槧哉余友吳子西齋淵源家學好爲古文辭中年後尤殫心乙部書嘗以西夏紀載闕如爲稽古者一憾事乃彙唐以下正史野乘奏

議誌銘捜羅甄錄倣紫陽綱目例次第年月考訂異同成西夏書事四十二卷雖于當日之典章制度未必無遺而其世序相承興亡大畧則已瞭如指掌以視魏崔氏之纂十六國宋劉氏之紀十國張氏之蜀檮杌馬胡陸三家之南唐書其時作者去古未遠猶有故老遺文足資采擷者其編輯之難易爲何如也余不敏謬承商榷竊意是書之必傳而以寡聞淺識得挂名簡末其亦與有榮幸也已道光丙戌孟夏吳邑弟許進松南氏跋

跋

儒者讀聖賢書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俱不朽而言有為一人之言為一時之言為古今共傳之言近世好古之士辭章別集儘多膾炙當時未必盡傳諸久遠以其或為一人之言或為一時之言也予從父西齋素精史學制舉外輒以丹鉛自娛嘗纂西夏書事四十二卷蓋寒暑十周始蔵厥事嗚呼古謂纂述難纂述於放失之後則尤難西夏事雖散見於宋遼金三史然遼失之誣金失之簡宋則援引稍精亦多罣漏當

時拓克拓羃距夏未遠而諸傳同異乖違已難更僕
數若曠隔數百載後追述遺文搜羅佚事其舛訛當
更何如也西齋從父乃能勾稽載籍抉摘異同佚者
補之繆者糾之使西夏三百餘年理亂興衰燦然如
聚米之在目自非具過人之識用心專而爲日多安
能爲人所難爲也哉是書出當非一人之言一時之
言而足爲古今共傳之言爰僭爲識數語于後姪熊
書舟氏謹跋